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资本”问题：内涵、机制与超越

唐自强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资本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要素，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范畴。传统理论往往将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专属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突破传统理论桎梏，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资本、科学规制资本、辩证驾驭资本。本文以资本概念溯源为逻辑起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资本的特殊内涵，剖析新时代资本发展衍生的现实问题；从生成培育、市场运行、规范调控三个维度，系统梳理我国资本运行完整机制；并从制度边界规制、价值逻辑扬弃、历史形态超越层面，深入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超越资本的实践路径。希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发展、防范资本风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思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资本内涵；资本超越

DOI: 10.64649/yh.shygl.issn3105-0085.202607023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资本伴随人类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兼具生产力发展推动作用与内生逐利扩张属性。一方面，资本能够集聚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催生技术革新，是社会财富积累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极易引发垄断失衡、贫富分化、价值异化等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受传统意识形态认知束缚，资本被片面划归为资本主义制度特有产物，形成社会主义排斥资本的固化思维。改革开放后将资本要素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打破了资本制度属性的单一界定。步入新时代，数字资本、平台资本等新型资本快速崛起，资本运作模式、渗透范围发生深刻变革，资本无序扩张、劳资分配失衡、公共领域资本化等矛盾日益突出。在此时代背景下，精准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的核心内涵，系统性梳理资本运行内在机制，深层次探索资本规制与历史超越路径，既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必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内涵

1.1 “资本”概念溯源

资本概念的演化历经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核心阶段，不同学派形成了差异化的资本认知体系。在马克思之前，“资本”概念一直作为一

个经济学范畴，通常用来指个人拥有的用来经营工商业的资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将资本定义为单纯的物质生产要素，认为资本是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财富存量，聚焦资本的物质属性与生产功能，忽略了资本背后隐藏的社会生产关系。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简化资本定义，将资本归为生产函数中的基础变量，以市场效率为核心研究导向，彻底剥离资本的社会属性、制度属性，形成纯粹的市场化资本认知。

马克思在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完成了资本概念的革命性重构。马克思提出资本并非单纯的物质载体，而是依托物质形态形成的特定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具有无限逐利、自主扩张的内在逻辑，依靠支配劳动、占有剩余价值完成资本积累，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资本的特殊内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了资本要素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守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基本逻辑，结合我国发展阶段、制度特征与市场经济实践，突破资本专属资本主义的传统误区，赋予资本区别于资本主义语境的特殊内涵，实现资本理论的本土化创新。

资本属性具有双重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资本是中性经济工具，兼具生产力属性与社会关系属性。从生产力层面来看，资本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夯实经济发展基础的重要载体；从社会关系层面来看，我国资本运行受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约束，服务于全

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资本形态具有多元性。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资本主导的单一格局，我国形成了多元共生的资本体系，各类资本依法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互补协同、共同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资本定位具有工具性。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发展目标，资本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资本的工具属性，将资本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人民根本权益。

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资本现实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进入新时代，我国资本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资本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资本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内生弊端逐步显现，衍生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其一，资本无序扩张现象突出。部分民营资本、平台资本突破产业边界与监管底线，盲目向民生领域、公共服务领域渗透，依托资本杠杆、市场垄断挤压中小微企业生存空间，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其二，收益分配结构失衡。当前生产要素分配机制不完善，财富快速向资本持有者集聚，造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制约共同富裕推进进程。其三，新型资本治理难度加大。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资本、数据资本快速崛起，大数据杀熟、劳动者权益受损、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频发，传统监管模式难以适配新型资本运作模式。其四，资本逻辑侵蚀公共领域。资本逐利逻辑向教育、医疗、文化、公益等非经济领域蔓延，部分公共服务行业过度商业化，弱化民生公益属性，冲击社会公共价值体系。其五，国际资本风险隐患加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短期投机资本易冲击国内金融市场，外部资本规则、资本价值的渗透对我国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制度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机制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的生成培育机制

马克思将资本的演进逻辑划分成三个环节：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生成培育是资本发展的基础环节，我国结合制度优势与市场优势构建了制度保障、市场孕育、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资本培育机制。

首先，制度夯实资本生成根基。我国坚持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地位。公有制主体地位把控资本发展方向，多元所有制结构激活资本生长活力，为各类资本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市场赋能资本自然积累。市场化改革打破计划经济行政化资源配置模式，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各类生产要素与资本深度融合。依托市场供需关系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与规模扩张，激发微观市场主体资本创造活力。最后，政策精准引导资本培育。国家依托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优化资本培育环境，减免小微企业税负、降低融资成本，扶持中小资本成长；引导传统产业资本转型升级，重点培育科创资本、绿色资本、数字资本等新型资本，优化全国资本结构布局。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的市场运行机制

市场是资本流通、配置、增殖的核心载体，我国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市场决定配置、资本平等竞争、要素自由流动的良性运行机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搭建并完善制度为资本运行配置高标准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使宏观政策制度的确定性和透明度不断提高，从而净化并规范市场竞争环境。

第一，价格机制引导资本流向。市场供求关系形成客观价格信号，精准反映行业发展潜力与资源稀缺程度，引导资本在不同产业、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自动流向高潜力、高需求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社会资源高效配置。第二，竞争机制倒逼资本提质增效。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与行政垄断，保障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各类资本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资本摒弃粗放扩张模式，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优化管理模式，依靠技术创新提升资本盈利质量，实现良性发展。第三，循环机制保障资本持续增殖。完善股票、债券、基金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搭建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构建资本集聚、投资、生产、收益、再投资的完整循环链条。同时坚守实体经济发展底线，出台政策遏制资本金融空转、脱实向虚，引导资本聚焦实体产业，筑牢国民经济发展根基。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的规范调控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依托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搭建政府调控、法治约束、精准监管、社会协同的全方位规范调控机制，严控资本负面风险。

一是宏观调控优化资本布局。国家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发展规划等宏观手段,调节资本市场总体规模,把控资本流通节奏。引导资本流向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低碳、民生保障等国家重点领域,规避资本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问题,优化资本产业布局与空间布局。二是法治建设划定资本边界。不断完善法律法规,针对平台经济、数字资本出台专项监管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资本权利与责任,严厉打击资本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劳动者权益等违法行为,将资本运行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三是精准监管防控资本风险。实行分类监管模式,对传统资本强化产业合规监管,对新型资本创新数字化监管手段,构建事前引导、事中管控、事后惩戒的全周期监管体系,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多元监督规范资本伦理。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的规制与超越

3.1 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的边界规制

制度是约束资本负面属性、把控资本发展方向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区别于资本主义资本治理模式的核心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本位,将资本置于制度框架之下,通过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体系,为资本设立刚性约束边界。

其一,严格划定所有制边界,筑牢公有制主体制度根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科学界定民营资本、外来资本的准入领域与发展权限,完善资本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严格管控私有资本进入国家战略敏感行业,杜绝私有资本通过资本并购、股权渗透、行业垄断掌控国家核心产业,从所有制根源上防止资本权力异化、防止资本主导社会生产。

其二,明确划定公共利益边界,坚守民生公益不可资本化底线。我国明确区分经济产业领域与民生公益领域,严格划定民生领域资本准入边界,坚持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基础交通、公共文化等基础民生行业的公益属性,严禁资本恶意炒作民生资源、严禁资本垄断民生服务、严禁资本抬高公共服务成本。

其三,科学划定分配制度边界,平衡劳动与资本收益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阶段,不断完善劳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

重,规范企业资本分红比例,抑制资本短期暴利;再分配阶段,依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收工具调节过高资本收入,加大对高净值资本持有者的收入调节力度;三次分配阶段,引导资本参与公益慈善、乡村帮扶、困难救助,推动资本财富社会回流。

3.2 社会主义价值对资本逻辑的扬弃

资本逻辑的核心在于无休止的自我增值,即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社会主义保留资本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合理成分,剔除资本危害社会发展、损害人民利益的异化成分。

一方面,吸纳资本逻辑的合理优势,充分释放资本生产力赋能作用。资本作为现代化大生产的重要工具,具备要素集聚、资源整合、风险分摊、技术迭代、规模生产的显著优势。我国充分尊重资本运行客观规律,主动利用资本高效配置资源、快速积累财富、驱动科技创新的正向逻辑。在科技创新领域,依靠科创资本赋能科研攻关、技术转化,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在实体经济领域,依托产业资本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条;在乡村振兴领域,引导涉农资本优化农业生产模式,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将资本逐利的原始动机转化为产业升级、经济增长、财富积累的现实动力,激活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活力。

另一方面,摒弃资本逻辑的异化弊端,以人本价值修正资本发展导向。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坚决摒弃资本凌驾于人、资本凌驾于社会、资本凌驾于公共利益的错误发展模式。在劳资关系层面,严格规范资本用工行为,整治平台资本压榨灵活就业人员、延长劳动时长、压低劳动报酬等乱象,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在社会价值层面,抵制资本低俗营销、流量炒作、拜金主义等不良导向,整治文娱行业资本炒作、流量垄断、资本造星等问题,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在生态价值层面,严控高污染、高耗能资本无序扩张,摒弃资本以破坏生态换取经济收益的粗放模式,坚持绿色低碳资本发展路径。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形态的历史超越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既不盲目消灭资本,也不放任资本自由发展,而是在利用资本、规制资本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动资本形态升级、资本关系优化。

第一,实现资本占有形态的历史超越:从私人垄断资本走向全民共享资本。资本主义制

度下资本集中掌握在少数资本家、资本集团手中,资本私人占有属性固化,财富分配天然向资本所有者倾斜,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我国打破传统私有资本垄断格局,持续优化资本所有制结构,做大做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稳步发展公益资本、社会资本、共享资本,形成公有制资本为主体、多元资本共生的现代化资本占有体系。资本逐步从少数人垄断占有转向社会共有、全民共享、全民受益,弱化资本私有剥削属性,实现资本占有形态的社会主义转型,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最直观的形态超越。

第二,实现劳资关系的本质超越:从资本支配劳动走向资本服务劳动。我国坚持劳动者主体地位,以法律、制度、政策三重手段重塑新型劳资关系,彻底扭转资本强势、劳动弱势的不平衡格局。立法层面完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资本侵权行为;监管层面,重点整治平台

经济、私营企业不合理用工机制,规范外卖、快递、直播、网约车等新型灵活用工模式,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层面,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工伤、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体系,降低劳动者生存压力。

第三,实现发展目标的价值超越:从资本无限增殖走向人本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永续发展作为资本发展的根本导向。在经济层面,引导资本服务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生产效率;在社会层面,依托资本完善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福祉、缩小城乡差距;在生态层面,严控高耗能资本,发展绿色资本、低碳资本,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的发展层面,利用资本赋能教育、医疗、文化、体育事业,提升全民综合素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448.
- [2] 侯彭振,杨景钦,傅如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9(03):73-79.
- [3] 马克思.资本论[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4] 张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理论探析[J].哲学研究,2026,(04):20-33+171-172.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23.
- [6] 晏辉.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的双重逻辑[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6(02):66-80.
- [7] 郝婧智,韩喜平.资本之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行为规律和规范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25,(05):38-46.
- [8]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3.
- [9]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共产党员,2019,(23):4-14.
- [10] 郑捷,何韵文,许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基于实验经济学的视角[J].经济学(季刊),2026,26(01):235-250.
- [11] 郭汶博,李红亮.资本逻辑下内卷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现实表征、生成逻辑与破解理路[J].经济问题,2026,(01):17-25.
- [12] 郝婧智,韩喜平.资本之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行为规律和规范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25,(05):38-46.
- [13] 华德亚,荣兆梓,李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范畴若干理论问题探讨[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3,44(03):9-18.
- [14] 张跃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内涵与性质[J].开放时代,2022,(05):14-29+5.
- [15] 庞庆明,郭志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历史溯源、当代发展与新时代阐释[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8(01):33-45.

作者简介:唐自强(2003.04—),男,汉族,四川大英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